

二十六

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观察过自我这古怪的东西，往往越看越不像，越看越不是，就好比你躺在草地上凝视天上一片云彩，先看像一头骆驼，继而像一个女人，再看又成为长着长胡须的老者，这还不确切，因为云彩在瞬息变化。

就说上厕所吧，在一幢老房子里，望着印着水迹的墙壁，你每天上厕所，那陈年的水印子都会有所变化，先看是人脸，再看是一头死狗，拖着肚子，后来，又变成一棵树，树下有个女孩，骑着一匹瘦马。过了十天半个月，也许是几个月过去了，有一天早晨，你便秘，突然发现，那水迹子竟还是一张人脸。

你躺在床上，望着天花板，由于灯光的投影，那洁白的天花板也会生出许多变化，你只要凝神注视自己，你就会发现你这个自我逐渐脱离你熟识的样子，繁衍滋生出许多令你都诧异的面貌。所以，要我概要表述一下我自己，我只能惶恐不已。我不知道那众多的面貌哪一个更代表我自己，而且越是审视，变化就越加显著，最后就只剩下诧异。

你也可以等待，等待那墙上的水迹子重又还原为一张人脸，你也可以期待，期待它有一天生出某种样子来。但我的经验是，它长着长着，往往并不按照你的愿望去变，而且多半相反，成为个怪胎，让你无法接受，而它毕竟又还从那个自我脱胎出来，还不能不接受。

我有一次注意到我扔在桌上的公共汽车月票上贴的照片，起先觉得是在做个讨人喜欢的微笑，继而觉得那眼角的笑容不如说是一种嘲弄，有点得意，有点冷漠，都出于自恋，自我欣赏，自以为高人一等。其实有一种愁苦，隐隐透出十分的孤独，还有种闪烁不定的恐惧，并非优胜者，而有一种苦涩，当然就不可能有出自内心的幸福的那种通常的微笑，而是怀疑这种幸福，这就变得有点可怕，甚至空虚，那么一种掉下去没有着落的感觉，我也就不愿意再看这张照片了。

我然后观察别人，在我观察别人的时候，我发现那无所不在的讨厌的自我也渗透进去，不容有一副面貌不受到干涉，这实在是非常糟糕的事，当我注视别人的时候，也还在注视我自己。我找寻喜欢的相貌，或是我能接受的表情，那打动不了我，我找不到认同的众人从我面前过去，我就视而不见，不管在何处，在候车室，火车车厢里或轮船的甲板上，饭铺和公园里，乃至我在街上散步，也总是捕捉近似于我熟悉的面貌和身影，或是去找寻某种暗示，能勾引起潜在的记忆。我观察别人的时候，也总把他人作为我内视自己的镜子，这种观察都取决于我当时的心境。哪怕看一个姑娘，也是用我的感官来揣摩，用我的经验加以想像，然后才作出判断，我对于他人的了解其实又肤浅又武断，也包括对于女人。我眼中的女人无非是我自己制造的幻象，再用以迷惑我自己，这就是我的悲哀。因此，我同女人的关系最终总失败。反之，这个我如果是女人，同男人相处，也同样烦恼。问题就出在内心里这个自我的感觉，这个折磨得我不安宁的怪物。人自恋，自残，矜持，傲慢，得意和忧愁，嫉妒和憎恨都来源于他，自我其实是人类不幸的根源。那么，这种不幸的解决又是否得扼杀这个醒觉了

的他？

于是，佛告须菩提：万相皆虚妄，无相也虚妄。